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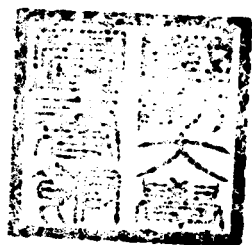
532745



2 030 3677 6

緬甸史

(緬) 貌丁昂著
賀聖達譯
何 平校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

序

有一则缅甸民间故事说，有一面魔镜，人们在这面镜子里所看到的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面镜子。一个历史学家不管主观上怎样企图客观和不偏不倚，他常常发现并不能完全克服人总是有他的偏见和倾向这样一种弱点。因此，读者会感到这部缅甸史美化了缅甸人民的生活图景。然而，缅甸虽然在各个方面受到具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大国的包围，但是它在近两千年来一直维护了它的一致性、它的社会组织和他的宗教，这样一个国家肯定是有着某些持久的独特性的。为了使读者熟悉与我的缅甸史不同的观点，我在本书的附录三中详尽地列出两个著名的东南亚史作家著作的有关章节。请读者阅读一下附录的开头几节，我在这几节中解释了本书的性质、范围和局限。

我计划写作本书是在1959年，当时我已从仰光大学退休，看来生活也要闲暇一些了。吴藐教授、他的夫人（我的妹妹）德玛妙和已故的考古所长吴波拉，准备和我合作。然而，我接受缅甸外交部任命，离开了仰光。如果他们能和我一起成为本书的作者，关于古代卑谬王国和蒲甘王国的那几章就会写得更丰满些，因为他们对缅甸碑铭的知识非常丰富。

本书开始写作于1964——1965年学术年，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任客座教授。1965——1966年我在威克林学院时继续写作，1966年夏季完成于纽约州立大学，借此机会，我谨向上述机构的朋友和合作者的厚遇表示感谢。

貌丁昂

1967年6月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

目 录

第一章	缅甸在东南亚的地位·····	(1)
第二章	早期王国：孟人和骠人·····	(4)
第三章	蒲甘王国和第一缅甸帝国·····	(26)
第四章	蒲甘的陷落和蒙古入侵·····	(55)
第五章	阿瓦对勃固，掸人对孟人·····	(73)
第六章	第二缅甸帝国·····	(91)
第七章	莽应龙帝国的衰落·····	(112)
第八章	雍籍牙和缅甸第三帝国·····	(137)
第九章	英缅战争前夕的缅甸·····	(169)
第十章	英国入侵缅甸，1824—1852年·····	(183)
第十一章	英国征服缅甸，1885年·····	(203)
第十二章	恢复独立，1886—1948年·····	(230)

附章：	1948年以后的缅甸：编者和作者的对话	
	·····	(266)

附录：	1.大事年表·····	(283)
	2.王朝世系·····	(292)
	3.书目提要·····	(299)
索引	·····	(310)
后记	·····	(343)

第一章 缅甸在东南亚的地位

1

缅甸位于过去习惯上称为印度支那而现在叫作东南亚大陆的西部。缅甸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无论是按东南亚的标准还是按欧洲的标准，缅甸都是一个大国，它的面积比泰国或法国还略大。但是按美国的标准，它却是一个小国，它的面积还没有得克萨斯州大，人口不过两千四百万。^① 缅甸的形状就好象是一颗带着“尾巴”的钻石，长处连绵八百英里，最宽处六百英里，“尾巴”也长达五百英里。缅甸的山脉和河流同别的东南亚国家的一样，都是由北向南。伊洛瓦底江把缅甸一分为二，其流域形成缅甸的腹地。西部的钦敦江和东部的萨尔温江与伊洛瓦底江平行。但是，钦敦江在南流三百英里后，转向东南，注入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上游流经中国的云南，把缅甸的东部一分为二，在一些地区形成缅甸和泰国的政治分界线。

缅甸的气候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分为三个确定的有规律的季节：三月到五月的干热季节、五月到十月的雨季和十一月到次年二月的干凉季节。各有半年时间的由大陆吹向海洋，然后又改变方向由海洋吹向大陆的季风，决定了缅甸的这种气候。缅甸雨量充沛，只是中部著名的干旱地区年降水量不到三十英寸。山区复盖着茂密的森林。象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

^① 这是1964年统计数字。

河谷地区种植水稻，而山地则种植旱稻。稻谷种植是缅甸的经济基础，也是缅甸文化发展的基础。

山脉屏障把缅甸和她的邻国隔开，但是藏缅部落的移民浪潮不时越过北部山区进入这个国家。五千年前，伊洛瓦底江流域就有石器时代的居民，他们的文化独具一格，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可以称为安亚文化。但是，我们还不能知道安亚文化的居民究竟是消失了呢，还是同新来的居民融合了。此外，尼格黎多人可能是首先来缅甸和她的邻国居住的居民。纪元开始前数世纪蒙古利亚居民第一次迁移时，缅甸由于在蒙古人冲击的边缘地区，几乎未受其影响。当时居住的是原始（第一）马来人和第二马来人，他们的老家可能是现在的南中国地区。这一地区的西部居住着另一支居民，人类学家和语言学者认为他们所操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种。这些南亚居民向南迁移，但是与走海路的马来人不同，他们是沿湄公河而下。高棉人是这批迁居者的东翼，他们占据了现在的老挝和柬埔寨地区。孟人组成西翼，他们在现在的泰国地区落脚。蒙古利亚人的第三次迁移对缅甸的影响超过了对印度支那半岛的其他地区。迁居者是西藏高原东南部山区的藏缅人。如果说对马来人和孟——高棉人迁移的原因还只能作些猜测，那么藏缅族人的迁居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就很明显了。西藏和中国正在激烈争斗，藏缅族人夹在他们之间。他们已经达到了当时的中国人和西藏人同样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们觉得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社会制度比他们的物质文化更为宝贵，因此，他们离开了故乡。他们中的一些人越过雪山，穿过茂密的森林，从西北部进入缅甸；另一些人则绕过北部群山，从东北部进入缅甸。最后一次迁移发生在十三世纪，当时另一支蒙古种人——泰掸人侵入缅甸和孟人占有的地区。

· 缅甸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西部，与印度和中国接壤（1947年以后又与巴基斯坦接壤）。印度文化在到达东南亚其他地区前，就由海陆两路进入缅甸，给予缅甸最大的影响。在早期历史上，人们认为海洋比陆路更危险，因此印度与中国和印度支那之间的贸易是通过缅甸进行的。即使在海路开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船只仍然不敢贸然驶入大海，而是沿着海岸航行，顺着东南季风驶向缅甸沿海，又凭借东北季风返回印度和锡兰。因此，缅甸是通往印度支那和中国的必由之路。即使航海科学发展到了使得船只可以绕过缅甸来往于印度与印度支那和中国之间，缅甸作为中国的后门仍然是很重要的。罗马帝国的使者就是通过这道后门去见中国皇帝的，象追逐羊群的狼一样的鞑靼军队也曾经过这道后门进入东南亚。这条走廊又是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争夺的一个场所，这场争夺最后导致了缅甸王国落到英国人手中。1941年日本军队进军到缅甸，封闭了这道大门。

缅甸由于她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在东南亚的王国中经常起着领导者的作用。缅甸把佛教介绍到邻国，后来又成了东南亚佛教的捍卫者。她肩负起了使东南亚免受外国侵入的重任。她在十一世纪成功地挡住了泰——掸人进入东南亚的潮流，而在十三世纪当这道堤坝终于被冲垮时，泰——掸人横行于东南亚。在十三世纪她拼死阻挡鞑靼军队的战斗失败了，但是她在十八世纪却把中国军队顶了回去。她使葡萄牙不能在东南亚大陆立足。她也企图排除英国人，但是遭到了灾难性的后果。她和她的邻国几乎同时丧失了独立，但是在为摆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她又走在她们的前列。因此，缅甸的历史是整个东南亚历史的一个方面。

第二章 早期王国：孟人和骠人

缅甸编年史和小乘佛教传说都认为，下缅甸的两个僧侣曾经得到释迦牟尼的几绺头发，他们回国后把这些头发祀奉在一个小庙中，后来的瑞大光宝塔就是以这个小庙的所在地为中心建造起来的。这个传说并非没有内在的可能性。首先，现在的瑞大光宝塔所耸立的地方，早在一千年以前伊洛瓦底江形成三角洲以前就高于水平面了；其次，至少孟加拉湾两对岸沿海的贸易是一直存在着的。《本生经》明确地提到印度僧侣乘船过海驶向苏瓦纳布米——“黄金的土地”。虽然《本生经》可能是在释迦牟尼死后才辑成的，至晚在阿育王时代已经成书了。在印度历史上，阿育王是第一个把印度统一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国王，他使佛教成为当时印度的国教。阿育王把许多宗教代表团派到遥远的异国，其中一个僧侣到了苏瓦纳布米，使当地居民改信佛教。苏瓦纳布米的都城就是下缅甸的直通。

6 孟人和孟人的传说都认为身负宗教使命的僧侣们在城郊的喀尔萨山建立了一座庙宇。总之，以喀尔萨寺庙的寺主为首的孟人僧侣代表团在公元前二世纪出席了锡兰英雄的国王塔格曼尼建造的印度塔的落成仪式。一些泰国学者坚持认为苏瓦纳布米在现在的泰国，首都那空派洞，证据是该地发掘出了古代佛教徒的遗物。但是，那空派洞是远离海洋的内地，缅甸和僧迦罗佛教的编年史都明确指出苏瓦纳布米的首都是一个港口。而且，苏瓦纳布米还不只是下缅甸，它还包括当时由孟人所占有

的整个地区。湄南河下游河谷地区是苏瓦纳布米的腹地，直通则是其向着海洋和信奉佛教的印度的广阔世界的窗户。孟人最靠近印度，因此处于印度的商业和文化影响之下，他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风俗和思想熏陶而成的。他们后来又把这种文化传授给了接近他们的种族，即高棉人和藏缅人，稍后一些又传给了泰——掸人。但是孟人的最大失败在于他们从来没有政治上的雄心，从而也从来没有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帝国，这使得他们不同于高棉人、缅人和泰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利用最初历史曾经给予他们的有利条件。

按照缅甸编年史记载，缅甸的第一个王国是北缅的太公王国。太公王国的创立者是一位在印度失去了他的王国的印度王子。由于缺乏考古材料的证明，欧洲学者简单地否认太公王国的存在。但是，传说中的太公王国也并非没有存在的内在可能性的。敢于渡海而来的印度商人冒险家首先要有胆量走陆路，因此，早在遥远的古代，在印度和缅甸相交的北部山区就必然存在着某种商业上的联系。编年史从来就没有说过缅甸人是亚里安人，也没有提到过他们是从印度来的，而这一点正是编年史的欧洲批评家们所忽略的。他们认为缅甸最早的王朝的国王都是出生在印度。然而，根据缅甸语词汇，“骠”实际上是有
一定含义的，因为伊洛瓦底江流域藏缅部落的先驱就是骠人。 7
骠人进入伊洛瓦底江流域必定经历了至少一百年或两百年，他们肯定散居于缅甸南北各地，后来建立了各个王国。太公王国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早在公元前128年，就有了一条通过缅甸北部的陆路，中国的货物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印度运往西方的。中国皇帝力图控制途经这条道路的中西贸易。公元97年和公元120年，罗马帝国的使者两次沿着这条道路前往中国。罗马帝国的使者安全地通过北缅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

太公王国是政治上发展了的国家。除了太公王国，骠人还在上缅甸建立了两个王国——哈林伊王国和佩塔诺米亚王国。这两处都已经发现了考古证据。

哈林伊城肯定在陆路通道上，但是不幸的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人们至今一无所知。然而，剔除传说中的神话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话还是包含了关于哈林伊王国的一些可信的事实。传说记载了国王有一个年轻的弟弟（王储），他的微笑总是使得一阵黄金降落在这座城市。一天，一个中国使团到了，国王想要赠予前来访问的贵宾一件黄金制成的礼品，于是就命令他的弟弟微笑。但是，他的弟弟已经发现王后正在策划谋杀国王，他笑不出来，只是哭泣。于是，国王就大发雷霆。这时，一场地震发生了，这座城市连同国王、王后、王储和中国使者，一起被卷进了烈火中。哈林伊显然同三世纪中国史书称为林阳的中缅甸城市是同一个城市。按缅甸人发音“哈林伊”即“赫林伊”，也许骠人也是以同样的音调发这个词的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在中国人听起来，“林伊”就成了“林阳”。佩塔诺米亚的意思是“毗湿奴城”。这座城市也在中缅甸，最近也被政府考古队发掘出来，发掘报告正在准备中。据称，出土文物的碳测定表明，这一遗址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这说明了佩塔诺米亚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骠人的政治权力中心在当时伊洛瓦底江口顶端的卑谬，当时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尚未形成。卑谬离海仅几公里，船只可以直达伊洛瓦底江出海口。因此，卑谬建立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便利的贸易通道。从海路来讲，它正处于前往直通和其他孟人港口的中途，货物可以在此卸下，顺着运送路线，穿过狭窄的地峡，运至暹罗湾一边等待装货的船只上。这些运送路线使得船

只免于围绕马来半岛作漫长、疲倦、困难而又危险的航行。因此，公元131年罗马帝国前往中国的使者利用这一条航线穿过颠拿沙廉。公元166年罗马帝国前往中国的一个贸易代表团走的也是这同一条路线。卑谬的缅文词的意思是“首都”，后世的缅甸人都对这个骠人的古城表示极大的敬意。至于骠人自己，则把它称为“室利差旦罗”，即“幸运的土地”。

越过山脉向西就是人们熟知的阿拉干山区，那儿还有一些别的王国。缅甸的编年史认为一些缅人部落沿着从伊洛瓦底江流域伸展而来的山脉进入阿拉干地区。阿拉干地区靠近印度，但沼泽和热带丛林又把它与印度隔开，并且阻止了印度移民的进入，或者至少不利于印度居民的移居。阿拉干方言是带有古代发音的缅语，如果书写成文字，它同缅文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在阿拉干发现的最早的碑铭和最早的阿拉干银币是公元四世纪以后的。尽管如此，阿拉干的各个王国一定在此以前早就建立了。在公元第一个世纪，由于印度商业在东南亚的大扩张，缅甸的孟人、骠人国家和阿拉干诸王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王国已经作为贸易中心存在，印度商业才可能迅速地大扩张。

学者们对这一时期印度商业的发展提出了种种看法，其中最合乎逻辑的理由是由塞代斯教授提出来的。塞代斯教授认为，随着印度的阿育王王朝和贵霜帝国以及西方的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的建立，产生了两大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发展。由于这种贸易十分有利于印度，大量的黄金从罗马帝国源源流出，迫使罗马皇帝韦帕芻（公元69—79年）禁止黄金输出境外。由于这个原因，印度被迫转向东南亚寻求新的黄金来源。这场黄金危机恰好与由于“局外人”发现季风而引起的航海大发展同时发生（当然，居住在孟加拉湾沿海的居民早就知道了季风

的性质和方向)。而自从有史以来,缅甸就一定生产了大量的黄金。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下缅甸和湄南河流域孟人居住的腹地最初叫作苏瓦纳布米。锡兰古代的编年史以及缅甸人和孟人的编年史都一直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如果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马来半岛是苏瓦纳布米,那是因为后来下缅甸所供给的黄金已经耗尽了。三世纪的中国史书曾经谈到,骠人使用的刀和戟都是纯金制造的。根据另一部中国史书记载,湄公河下游扶南国王范师曼曾经征服了马来半岛上的许多王国,他在准备入侵“金邻”国的时候死去。“金邻”的意思就是“生产黄金的邻国”。“金邻”国人口众多,西部濒临大海湾。显然,金邻国就是孟人的直通王国。

10 骠人到达沿海地区要远比孟人晚,但是,他们比孟人更有进取精神,更为团结,因此,他们能使各个孟人王国成为他们的臣属国家。缅甸的编年史断言骠人的统治扩大到整个马来半岛,至少控制了所有的港口王国。根据中国的《旧唐书》记载,骠人声称对十八个王国拥有统治权。这十八个王国大部分在缅甸南部,甚至还包括了巴邻磅和爪哇。欧洲学者认为这些说法是夸大失实之词。但是,如果中国的历史编纂者真的认为骠人声称对十八个王国拥有统治权是可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其著作中提到这一点了。缅甸的史书谈到一些骠人国王曾渡海到了锡兰、马来半岛和更远的海岛。由于他们首都卑谬所处的战略地位,骠人至少能够从驶往他们的邻国和从他们的邻国驶出的船只中索取小额的贡物。然而骠人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联系紧密的帝国,甚至缅甸本身也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王国,其原因是各地城市国家林立,这些城市国家有时臣属于它们中最强大的国家,有时又向其权威挑战。室利差呾罗是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几个世纪里一直要求并且从别的骠人城市王

国取得贡品。

骠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主要作物是稻谷，但也种植小米和甘蔗。新的居住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热，这显然使他们感到满意，骠人把他们的大城市称为“幸运的土地。”室利差旦那罗就与骠人的别的城市一样，有内外两道护城河和一道结实的琉璃砖墙。护城河的河堤也是用琉璃砖砌成的。室利差旦那罗是缅甸曾经建立起的最大的城市，城市面积比十一世纪的蒲甘和十九世纪的曼德勒都大。室利差旦那罗不同于后来的城市，它的形状是圆形的，这无疑是起因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到众神之王抓住神物龙的尾巴，龙在一个圈子里运动，结果就划定了一个圆周。室利差旦那罗有十二座城门。城市的南部是王宫、寺庙和居民住房，整个北半部则全是稻田。城市的这种结构加上护城河和城墙，使得它能够经受住敌人的长期包围。国王的宫殿和寺庙都有砖墙，宫内的厅堂房屋色彩明朗，饰有金银，地上铺着绣花的毛毯。房屋是木筑的，屋顶铺有铅瓦和锡瓦。城里骠人的生活很讲究。国王上街坐金轿，出城巡游则骑象。男子戴的帽子上面有金子饰物、宝石和翠鸟羽毛，妇女的头上有金银饰物和珍珠，她们的裙子是蓝色的，围巾用薄纱丝做成，她们随身携带扇子。

根据八世纪的中国史籍《蛮书》记载，骠人崇尚礼仪，谦恭，性情和平，寡言少语。他们温文有礼，和蔼可亲，互相以用手搭对方的手臂或鞠躬表示敬意。他们的法律是仁慈的，还不知道镣铐和监狱。初犯的罪人罚以抽三鞭，再犯五鞭，但是对犯有杀人罪的处以死刑。城里有一尊高达一百英尺的白色大佛象，民事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在佛象前屈膝下跪，立言发誓。在国家遭到灾难和危险的时候，国王亲自在佛象前焚香，发誓公正治民。在王宫前有两座钟，一金一银，战时就鸣钟报警。

骠人喜好音乐舞蹈。音乐家和舞蹈家戴着黄金制成的发饰，和饰有宝石的金手镯和金脚镯。他们有十四弦的风头琴、九弦的鳄头齐特拉琴、装有三个转轴和定音档的龙头琵琶和各种各样的鼓等多种乐器。

- 骠人是虔诚的佛教徒。中国的古籍提到，骠人无论男女都
- 12 穿丝光木棉的衣服以代替蚕丝，原因是制造真丝就牵涉到杀生。室利差旦那罗有许多寺庙，男女儿童到七岁就削发为僧尼。二十岁是取得高一级的僧职的起码年龄，到这时，大部分僧尼都觉得自己不堪深造，将离开寺院。城里除了一尊大佛象，还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点上建造了宝塔。这四个塔中的三个至今仍然是人们宗拜的建筑。其中保存得最好的是包包枝塔，塔高一百五十英尺，中间有一面空心旗杆，顶部是锥形物。这几座塔都是圆柱体形状的泥砖塔。除此之外，还有几座拱形的小寺庙。这些小寺庙可能建于印度塔之后，但肯定仍是骠人建造的。这种砖石的尖角拱形建筑是后来蒲甘时期建造的寺庙的原型。

巨大的白石佛象在城市毁灭后并没有保存下来，它很可能是从阿拉干——巨型雕象之乡带来的，但是阿拉干的雕象是铜的或金的。骠人不喜欢很大的立体雕象，看来他们比较喜欢制作石头浮雕，在发掘出来的骠人遗址中已经发现了许多刻有精美浮雕的石碑。骠人手工艺匠肯定要比勃固的手工艺匠高明，除了专门的石刻工匠，还有手艺高明的金属工匠。他们在绿玻璃、玉石、紫水晶、水晶、金、银、铜、铅上雕凿精美的小型塑象。室利差旦那罗的废墟还保存着小型艺术品的珍品，其中有盘、杯、碗、圈环、钟、铃、花卉、荷花、船只、蝴蝶、狮头、鸭、鹿、乌龟等。这些器物和雕象作为装饰品，肯定使得雕刻家感到自豪，佩带的人感到喜悦；如果作为祭器，则一定

使得制造者和供奉者都感到高兴。

13

由于有了这样一些手艺高明的金匠和银匠，骠人可能是东南亚第一个把金、银作为货币来使用的民族。但是，尽管中国的古籍谈到了金银铸币，保存下来的却只有银币。银币的大小从一个克亚特（译者注：即缅元。）到四分之一克亚特。人们不仅在伊洛瓦底江流域，而且在遥远的掸邦高原和萨尔温江流域都发现了这种银币。公元四世纪阿拉干的卡得拉王朝的银币，也许是仿制骠人的。骠人的货币有十分美观的工艺图案，货币上有洞孔，可以串成一串，挂在脖子上。货币的一面的设计大致是同样的，即月轮中的一个国王的座位。但是也有一些货币的设计不同于此，月轮中是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无论是国王的座位还是正在升起的太阳，都代表室利差呾罗国王的权力。很可能当时的国王已宣称所有骠人国王都属于太阳种族，佛本人也出自这一族。银币的另一面的设计却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是所有的图案都与贝壳、鳗鱼、太阳、月亮、卍字等等跟幸运、和平和繁荣相联系的物象有关。这些古物不仅本身就是幸运的象征，而且是“幸运的土地”——室利差呾罗的幸福的象征。由于骠王国存在着广泛的贸易，铸币是必须的。骠王国的主要产品是轮制陶罐、上釉的坛子和白色的木棉丝光布。从缅甸的边远地区运来的主要输入品是蜂蜡，它与香料渗和在一起制成的蜡烛不仅用作照明，而且是供给佛象和佛塔的祭品。

当时各地城市王国遍布，室利差呾罗的骠人不得不与之作战，以臣服它们。但是，由于骠人的宗教和特有的和平气质，冲突往往不是依靠动用武力来解决，而是通过双方的代表太物的单独交战或通过缔约来解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建成一座佛塔或济贫院的军队就将是胜利者。如果敌方是一个女王，与之相争的国王就用娶她的办法来解决。

突。根据缅甸史书记载，由一个女王统治的佩塔诺米娅曾经进攻室利差呾罗，直到室利差呾罗国王娶了佩塔诺米娅女王，双方才结成联盟。所发现的一座小型圆形佛塔似乎证实了这一记载。这座佛塔是由镀金的银子铸成的，四周雕刻有四尊坐着的佛象，塔上巴利文和骠文相混杂的碑文记载着幸运的统治者巴摩（在这里是毗訖罗摩的简写）和幸运的统治者达维的名字。欧洲学者认为这两个人是捐赠佛象的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实际上，这座塔是进行争斗的国王和女王立约盟好的凭证。

另外发现的一尊漂亮的小石象上刻有梵文和骠文相杂的碑文。碑文中提到两座城市，一座由毗訖罗摩王朝的一个国王统治，另一座由一个号称巴摩的国王统治，而巴摩则被称作兄弟。碑文谈到由于受到同一个导师——一个佛教高僧的影响，两个国王怀有友好敬爱之情。碑文的结尾一段表示希望两个国王之间的亲爱友好之情代代相传，永世长存。欧洲学者误解了碑文中的“小兄弟”一词，因此对于两兄弟却有着不同的王朝称号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知道在缅甸的外交用语中，如果一个国王向另一个国王进贡，他就被称为“小兄弟”，以与地位互相平等称作“朋友”的国王区别开来。因此，这尊石象也是一个友好的盟约，标志着通过一位佛教僧侣的调解，两座互相争雄的城市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骠人的宗教无疑是小乘派佛教。中国的古籍一再强调这一事实。如果当时骠人国家存在着印度教盛行的任何迹象的话，那么中国古籍肯定会把这个王国说成是信奉“小婆罗门教”的国家，他们在谈到缅甸以北的一个国家时就是这样说的。印度教的湿婆崇拜对缅甸几乎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但是看来毗湿奴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下缅甸。但是，即使毗湿奴崇拜，也

是以半佛教的形式进入缅甸的。在印度，由于把佛陀作为毗湿奴的化身（过去以罗摩作为毗湿奴的化身），毗湿奴崇拜与佛教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佛教徒则以承认罗摩是佛陀的早期化身并接受毗湿奴作为佛教的守护神作为回报。史诗《罗摩衍那》的核心终究是《本生经》，而古代的锡兰编年史则以它们的故事为开篇。这段故事记载了将要去世的佛陀嘱托众神之王照应在锡兰建立佛教，这一嘱托由忙碌之神转达给毗湿奴。所谓毗湿奴是室利差呾罗城的奠基者之一的传说和佩塔诺米 亚 城 即“毗湿奴城”的存在的事实，都证实了驃人对毗湿奴的崇敬。但是，毗湿奴从来没有象佛陀那样受到崇拜，因为驃人认为他远在佛陀之下。十一世纪蒲甘王朝的伟大的江喜佗王曾经宣称他是毗湿奴的再生，但是即使是他也不敢自称是将来的佛。

室利差呾罗国王娶了佩塔诺米 亚 王后又说服女王放弃她的城市，可能意味着毗湿奴崇拜受到了压制。最近在佩塔诺米 亚 的发掘中，除了出土一座保存女王的大鼓的半宗教建筑之外，并没有发现宗教性质的建筑，这可能表明佩塔诺米 亚 是 唯一的一座佛教并不盛行的城市。在室利差呾罗的遗址发现了一些毗湿奴的石雕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毗湿奴崇拜对驃人有强烈的影响。驃人不同于孟人，他们总的说来并没有接受印度教思想。当然，驃人文化来源于印度，来源于与印度的贸易接触 16 中。但是，自从阿育王时代以来，下缅甸与锡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锡兰是当时佛教小乘派的中心，这些情况阻止了印度教深入缅甸。在缅甸，尽管也仿效了印度教传统的国王加冕典礼，而且国王的逝去也委婉地被说成是到众神的归所那儿去了，但是印度教对王权神圣的崇拜，却从来没有被接受。倒是人们在谈到佛教僧侣之死时，使用了更为肉麻的语言，把他说完又回到众神的归所那里去了。

骠人同印度教徒一样火葬死者，他们与印度教徒不同之处在于把死者的骨灰保存在瓮里。普通百姓的瓮是陶器的，富人的瓮则是铜做的，至于王室的骨灰则放在巨大的石瓮里。骨灰瓮任意埋葬，也有的置放在长长的砖石平台上，然后盖土埋入。装有佛塔捐赠人骨灰的瓮置放在佛塔的墓穴里。人们已经不仅在室利差吧罗遗址附近，而且在其他骠人的遗址，甚至在太公城，发现了成百个这样的骨灰瓮。这种瓮葬的习惯既不是印度教徒的，也不是佛教徒的。后来的缅人没有承袭瓮葬的习惯。然而，骠王国却容忍了一种印度教崇拜，那就是占星术。佛教是反对占星行为和占星预言的，《律藏经》禁止佛教僧侣沉迷于占星学和占星行为。但是由于占星术在一般群众中非常流行，无论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不得不表示容忍。所有的东南亚国家的历法都本源于印度的印度教历法，每周各天的名称用的都是行星的印度教名称，调节太阳年和月亮年的工作是由印度教占星学家进行的。骠国王也与他同时代的东南亚国家的君主一样，任命印度来的婆罗门为他的王室占星学家，以此提高他的尊严和权威，国王的加冕典礼和季节性的洗净（戒斋）仪式，也由婆罗门辅助。这些婆罗门把占星崇拜传播到宫廷以外。中国古籍提到在骠王国有许多占星家。

- 17 骠人也没有接受印度教的《摩奴法典》。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普遍接受了国王神圣的思想和法典的一般原则。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国家接受《摩奴法典》的思想也是必然的结果。缅人所知道的唯一的法律来源是习惯，他们对神授法律的观念一无所知。缅人审判的目的存在于尽可能在实际的审讯开始前就试图达成和解。这样的做法看来起源于骠人，因为中国古籍就提到骠人鼓励诉讼当事人在大雕象面前焚香，考虑他们的过失，然后尽可能达成谅解。为了赋予他们的习惯法以尊严，缅人的